



万 象 丛 书

肖 复 兴 著

啊 老 三 屈



·万象丛书·

啊，老三届

肖复兴

人民日报出版社

封面设计：尚佩芸

责任编辑：吴 晔

·万象丛书·

啊，老三届

肖复兴

*

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发行
铁道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787×1092毫米 36开本 印张4.5 字数67千字

1988年8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 20,000

书号：10132·073 定价：1.25元

I S B N 7—80002—040—1/I·20

编 者 的 话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套《万象丛书》，是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反映当代社会生活的真实报告，也是一套带有社会调查性质的著述和作品。

改革，是一项巨大而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它触及到社会的各个领域、各个层次，渗透到生活的各个方面、各个角落。它的过程，充满着时代潮流与历史陈迹的冲撞，守旧和进取的角逐，科学与愚昧的消长，新与旧的交替，正确与谬误的斗争。因此，为了探索改革的道路，推动改革的深化，我们应当了解社会的现实，理解各阶层人民的意向和追求，创造和喜悦，矛盾和困扰，反映形形色色，千姿百态的社会生活和社会问题。

我们愿这套《万象丛书》，能够为认识社会，了解国情，接触实际，亲近人民，提供比较丰富的，真实准确的，富于精彩的信息和画面。

本丛书面向对新事物富有敏感的青年，也面向全社会的广大读者。它的体裁主要为报告文学、调查报告、社会问题研究，兼收部分旅游、民俗和以文学艺术为中心的作品。欢迎作家、记者和学者为本丛书撰稿，并欢迎广大读者提出建议和批评。

人民日报出版社编辑部

1988年1月

目 录

啊，老三届	(1)
小引	(1)
1、最操心的是残疾的儿子	(3)
2、他一下子带回来四个孩子	(15)
3、没房子，半夜他扇自己嘴巴	(25)
4、命运转折全在一刀砍下的瞬间	(40)
5、返城前，和本地人结了婚	(50)
6、在车间木板床上自学完大学课程	(61)
啊，老三届(续篇)	(73)
1、十年，他一直梦想买一架照相机	(73)
2、在窄小的胡同里有她的毛织厂	(90)
3、刚回到北京时，他曾经想到过死	(100)
4、在美国，他分外想念北大荒	(115)
后记	(132)

啊，老三届

我们毁灭。我们永生。我们消失。我们再现。
我们寻觅、颤栗。我们呼唤：谁会是我们？我们
到底又会是谁？

——摘自《新编创世纪》

小 引

历史，使“老三届”成为特有、专用的名词。

在这普通的三个字中，谁能够理解它所包蕴着的痛苦与欢乐、泪水与笑容、失望与希望、失败与成功、惶惑与挣扎呢？以及他们所走过的是怎样曲曲折折的路，与在这路上是怎样付出全部青春作为代价的呢？

在未来的辞典中，撰写这一名词解释时，需要颇费斟酌，需要持有深沉的感情色彩，也需要乘以浓重的历史手笔。

啊，老三届！

准确地说，老三届是指1966年、1967年、1968年这三年中初中、高中毕业的数以万计的人。那三年，是中国特定的历史时期。动荡与骚乱，狂热与激情，是一幅难得的荒诞画“杰作”。老三届中大多数人被狂飙与激流所裹挟，离开大城市，到农村去插队。经过十年左右的升沉起伏，又大多数从农村返回城市。如今，他们回到城市已经又过了10年左右的光景。前后20年！20年，对于漫长的历史不过是弹指一瞬，对于他们却是生命的1/3！而这1/3又是生命的黄金季节呀！前后两度十年，两度痛苦而艰难的摸索与探寻，谁人曾予真正的关注和公正的评价？

掐指算来，他们都已40岁上下，人到中年。他们之中有成功者，如围棋国手聂卫平、相声演员姜昆、作家新星柯云路……以及赶上末班车，在1977年、1978年两年考入大学的人。但对比全体老三届人来说，这些人毕竟只是少数，寥若晨星。更多的人则被大都市毫不留情地吞没了，被喧嚣的市声与车水马龙惯性地推进大街小巷偏僻的角落，差不多被人遗忘。他们默默地工作着，生活着，嚼碎旁人难以想象的般般困苦。愚弄、欺骗、阴谋，交织着希望、期望、热望，统统已成为过去，磨刀石一样磨砺着他们的性格。廉价

的同情、居高临下的恩赐、空头支票的给予、隔靴搔痒的理解，他们都不需要。他们只需要真正地认识他们！这并不那么容易。

本文并不记述前者，为那些成功者锦上添花。本文只记述后者，仅从北京众多默默无闻、不见经传的老三届人中，掬捧出六朵小小的水花，虽无色彩斑斓，但有真情实感，旨在滴水见海，横竖与江河相通。

1、最操心的是残疾的儿子……

他说：人的一生就是这样，总是有点儿事磨练你。

宋秋生 37岁 1966届初中毕业 北京市东城区环卫局清洁工

1978年12月，他和爱人杨凤琴带着儿子从北大荒回到北京时，儿子宋坚才10个月，白白胖胖，眉眼漂亮，满床爬呵，乐呵，一点儿毛病也没有发现。谁见了谁喜欢，夫妻俩也高兴。虽然，那时候，他们手头只有200元，那是在北大荒临回来前卖家具得来的。一时待业在家，钱紧得很。母亲又刚刚去世不久，欠着一屁股债，200元哪里经得起花！儿子，给了他们快乐，给了他们希望。

隔年开春，宋秋生找到个临时工：白天看公用电话，一月能挣20来元；夜里打扫家门前那条金鱼胡同，一月35元。外带有时整顿市容铺路面上的方砖，一天8角。身兼三任，亏得他在北大荒练就吃得苦的性格和身体。有时，按下葫芦起了瓢，三档子事招架不过来，杨凤琴便穆桂英出寨，帮他看看电话。宋秋生沉默寡言，脾气出奇好。杨凤琴肚里存不住话，脾气格外冲。小两口钢柔相济，苦中有乐，倒也过得甜甜蜜美。

5个月后，杨凤琴先有了正式的工作，到食品商店做售货员。每天要推着货车到故宫前出摊售货，每天还得给儿子喂奶，累是累点儿，看着儿子一天天长，做母亲的心充满着爱，售货时笑容满面，愿意把这爱给每一位顾客分享。

10个月后，宋秋生也分配了正式工作，在工艺品进出口公司，负责看管仓库。虽说远点，快到通县了，花47元买辆旧自行车，每天骑着上下班，几十里路，来回三个小时顶风冒雪的，为了省下每月3.5元的月票钱，给儿子买点吃的、玩的。儿子挺聪明，脸上的表情很丰富，看着就舒心，也就忘掉了累。他觉得公司所有精美的工艺品，没有一样赶得上儿子！

儿子长大了。两岁了，怎么还不会走，还不会说话呢？起初，他们以为儿子走道、说话晚。

后来，他们着急了，看看旁人的孩子比儿子小都会走道、说话了，他们更急了。

他们抱着儿子来到市儿童医院。检查结果：新生儿窒息后遗症。

他们又来到宣武医院。检查结果，脑缺氧后遗症。

他们又来到首都医院，这里没有神经内科，好说歹说，说动了女大夫的心，给孩子作了检查，告诉他们：“产程太长，宫缩乏力，造成婴儿脑缺氧……”

他们什么话也说不出。抱着孩子走出医院，正是繁花似锦的春天。绚丽明媚的城市之光跳跃在他们的眼前，丝毫没有理会他们的苦楚，又毫无情义地斩断了他们的过去。

那时候，他们太年轻，太缺乏经验。正是数九寒冬，杨凤琴要临产了。宋秋生赶着一辆牛车从队上把妻子送进医院。20多里地，三个多小时颠簸，到了医院，一检查：“一切正常，离产期还有好多天呢，你小子是不是盼子太心切了呀？”说得他一阵脸红，赶着牛车，又颠簸三个小时，把妻子拉回来。来回长途颠簸，妻子和肚里的儿子受了大罪。半个月后，妻子这回真要临产了，半夜里，又飘着纷飞的大雪，赶紧驾着马车往医院送。马车跑得太快，颠得太猛，羊水破了，杨凤

琴也不知道。送到医院，赶巧医院刚刚着了火，手术室都没有。孩子又迟迟生不下来，整整生了四天，孩子才落地，却没有声响，怎么拍屁股也不管用。大夫嘴对嘴给孩子进行了人工呼吸，用针头把气管里的羊水抽出，又轮番打强心针、输氧……1978年1月12日，阴历腊月初四，儿子，总算活了过来，没想到留下这样一个后遗症。

呵！北大荒！这也是北大荒10年插队留给他们的难以治愈的后遗症！

孩子就这样完了吗？他们不甘心，抱着孩子又去医院，几乎跑遍北京城所有大医院，所有医院都是同一的诊断。最后，他们到北大医院给孩子做脑电图。诊断：脑性瘫痪。大夫对他们说：

“没有治了！”这无异于五雷轰顶。

不！不会没有治吧？孩子脑子很聪明呀！只是不会走，不会说。做父母的一片拳拳之心怎会善罢甘休？他们到处询问、探找哪里有偏方？哪里有名医？听说东晓市有位大夫扎针灸，专门治这种病。他们抱着孩子来到东晓市。孩子真懂事，扎针时，一声也不哭。扎了一年多，没见效果。又看北京日报报道有家按摩诊所，全是盲人大夫，专治脑瘫。他们又特地带着孩子去求医。盲人大夫中只有一位是眼明的，负责给孩子按摩。也只有这位大夫直言不讳地要礼钱。他们能有什么呢？

大夫问杨凤琴：“你干什么工作的？”“卖副食的。”那就来点粉丝、麻酱吧。东西送了，病却未见治好。

总这样折腾，真有些抗不住了。宋秋生找到领导，希望能给点儿照顾。领导回答得挺干脆：“照顾不了！”1981年4月，他要求调到东城区环卫局，一来离家近点儿，二来奖金多一点儿。每天晚上7点半上班，扬起大铁锹倒脏土垃圾，五趟大卡车的活，完事洗澡，一天的班就算拿下来了！这活儿，没结婚的小伙子不愿意干。他呢，在北大荒好舜当过生产队的副队长。现在谁还管他这个副队长！大城市就是这样绝情，他也只好图个痛快，图个有时间白天抱儿子求医。于是，白天抱儿子看病，夜里，挥铁锹倒垃圾，便成了他生活中的两条平行线，蒙太奇般交替更换。单调、枯燥，他却一样尽心尽力。

1982年，儿子4岁了。病依然未见好转，还是不能走，不会说话。他们心急如焚。好心的同事告诉他们：“听说船板胡同有位姓何的私人大夫，有人脑溢血都让她给扎好了，你们还不抱宋坚去看看？”他们去了。何大夫是祖传的医道，真是妙手回春。她老伴死了，只收养一个小孩，人极善良。看看宋坚，她头一句话说：“我不是让你们孩子先说话，就是让他先会走道！”求医数

载，都说没治了，唯独何大夫说有望，这话让他们喜出望外。

他们天天抱孩子去何大夫处针灸。下了夜班，宋秋生去。要是上中班，杨凤琴去。风风雨雨，酷暑寒冬，天天如此，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在这期间，杨凤琴怀了孕。自然，做丈夫的想要这个孩子。家里的亲人、街坊、同事、朋友，都劝他们要这个孩子：“你们看宋坚病也好不了，即使好了也得落下残疾，趁着年轻再要一个吧，这又符合计划生育的政策！”杨凤琴何尝不想要呢？不过，她犹豫，她担心。真的再要一个孩子，甭管是男是女，对哥哥肯定不会象父母一样好。而父母也不会象现在一心一意只顾宋坚了。那不就屈了孩子吗？……考虑再三，不能要！怀了40天的胎，她毅然去医院打掉。她想哭，又哭不出来。她紧紧搂住宋坚。宋坚呵，宋坚，妈妈只有你这么一个孩子！无论吃多大苦，受多大累，妈妈一定好好待你！

何大夫是真正的大夫。她不仅医术高超，也心地善良。她知道宋秋生两口子的难处。每次见他们抱孩子来，总是先给宋坚扎针灸。而且，从未收过一分钱的礼，每次针灸只收2角钱费用。也许，她的针头受了她纯洁心地的点化而变幻神奇。宋坚开始会叫妈妈、爸爸了。那最初的声音虽然

含混不清，需要仔细辨听，宋秋生和杨凤琴都高兴得差点儿没掉出眼泪。两年过后，宋坚6岁的时候，果然应了何大夫的预言：不是先会说话，就是先会走道。宋坚可以用断断续续、混浊简单的话表达他的情感了。心诚则灵，石头也能开花。现在，宋坚可以背乘法口诀，计算简单的加减法算术题了。他最爱的电视是体育节目和评书杨家将。如果中国女排输了球，他就哭。妈劝他甭哭了，他会天真好笑地说你：“你——怎么不——爱国？”如果爸爸没在家，错过听评书杨家将，他会伏在爸爸的耳边复述一遍……

孩子的进展真大！

做父母的进展也不小！1985年，宋秋生考上了教育学院，3月4日通知他报名，4月21日参加考试，只有一个半月的复习时间。一年前，他考业大，以一分之差落第。“这次，再给你一个机会！”清洁队的书记是当年时传祥的师兄弟，爱怜地对他说。报名17人，只录取2人。他考取了。他没有辜负儿子！

两年学习，15门功课，考试全部闭卷。快40的人了，要和小年青比记忆力，是最让他头疼的了。每天，他还要坚持带孩子看病，带孩子坚持练习学走道。他需要付出比常人多几倍的代价，只好采取笨鸟先飞的方法，每天把需要背的东西

录在录音机里。夜里，等杨凤琴搂着儿子睡着的时候，他拧开录音机，戴上耳塞，一遍遍听，一遍遍背。为了不影响妻儿睡觉，那声音细微，只有他自己能够听见。两年来吃的苦，也只有他自己清楚。

难以想象的是，回城9年工作中，杨凤琴竟没有请过一天的病、事假。她是风风火火爽快开朗的人，眼下是食品店的头儿，管辖的10个人中，有5个人和她一样是插过队的老三届，成了店里的骨干。小小食品店，座落在沙滩闹市，店门前二米远便是好几路无轨电车站，人来人往，热闹非凡。早晚卖烟，冬天卖点心，夏天卖冷饮。一天天货进进出出，算帐，开支票，大大小小的事，一一得经杨凤琴过手。店虽小也如麻雀五脏俱全，稍稍弄不好，亏了钱，大伙的奖金就都泡汤了。店里的人都知道她厉害，炮竹捻儿脾气，点火就着，个个有点怕她。分配给谁干的活儿，谁要是没干，她便会毫不留情大骂：“你们别以为这是为我干的。这买卖不是我的，要是我自己的，我都他妈的把你们辞了！”

她定下规矩，凡是熟人来买货，必须将钱交给旁人。她自己说的自己做到。经济上一清二楚，别沾公家便宜。跑外货的（即推销员）来了，进门就喊：“杨子，热死我了！”她便客客气气递上

一瓶汽水：“你先来瓶汽水，再来一个蛋卷！”她心里早算清楚了，这就5角5分钱出去了。跑外货的常来，常吃，常喝，小店还不亏了？吃完、喝完，她发话了：“咱们羊毛得出在羊身上，你给我们的罐头里得多报一瓶损耗！”

跑外货的为了多推销自己的货，多少要给她上点儿眼药，送点儿礼，一一被她谢绝。一次，一位跑外货的私下对她说：“送你个汽压暖瓶，我不在这儿送。在车站，你几点下班，我在那儿等着你！”她说：“你饶了我吧，要想发财我早发财了！”

侍弄一个店，要比侍弄一个孩子费劲多了。哪一处照顾不周，都会惹事生烟。卫生防疫站要检查卫生，市容办公室要检查市容，交通警不允许门前停车卸货……前年，店里月月亏损，是个姓杨的连连偷店里的香烟，一时又没抓到把柄，今年，煤气凭卡供应，店里的煤气罐空了，大家没开水喝……“这么芝麻粒大的头儿，谁爱干谁干，我是不能干了！”她不止一次冲伙伴们嚷嚷，不止一次找领导嚷嚷。每一次嚷嚷完后，她照样干。干着干着，不顺心了，接着再嚷嚷，回家冲丈夫再找补嚷嚷一通。谁都知道她有嘴无心，就是这么个脾气。谁曾知道她家中尚有一个残疾的儿子呢？工作——儿子，两头，她哪头都得顾！一颗